



独立阅读·天下

波士顿情书

罗四鸰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独立阅读·天下

波士顿情书

罗四鸽 著



Love Letters from Bost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士顿情书/罗四鸽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308-11544-5

I. ①波… II. ①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062号

波士顿情书

罗四鸽 著

责任编辑 赵 琼

文字编辑 周元君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营销编辑 李嘉慧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99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544-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

一只猪所幻想的自由

楚门生活在一个桃花岛上，平凡且快乐。一天，天空落下一台摄像机，于是，他渐渐发现了自己生活的真相。原来他只不过是一场真人秀的主角，从他出生起，每天就有 5000 台摄像机对准他，向全世界同步直播他的生活，这已有 30 年了。他身边所有的一切，父亲、母亲、女友、妻子、邻居、同事，乃至匆匆而过的路人，以及他上学、工作、家庭、婚姻、父亲的死亡、女友的失踪都是安排好的，整个桃花岛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而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所有的真实都是虚假的。于是，楚门开始逃离这个被安排的世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也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在看电影《楚门的世界》的那段时期，我正迷恋法兰克福学派那帮聪明绝顶却冷峻忧郁的德国老头们，以及一个大概永远无法看懂的法国老头拉康。诚如《拉康选集》^[1]译者褚孝泉所说，阅读拉康是一个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拉康（或是译者）诡谲隐秘、难以卒读的文字，更来自拉康对

[1]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翻译成中文的拉康著作，虽然学者马元龙指出该译著有颇多错误，我却依然对译者长达七年“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的艰苦翻译历程表示尊敬与感谢。

人的自我的分析与论断，这种对人心智的挑战，也可用褚孝泉话说，到了容忍的极限，“是一个极品”。我曾很努力地读那本 650 页的《拉康文集》，想和楚门一样，以便发现人的真相与生活的真相。

若要理解拉康的了不起，从西方主体性理论发展历史来看，或许是一条最简便的途径。首先需要提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此之前，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人的主体围绕着客体转，而康德则用理性为道德与知识立法，认为只有客体 / 认识对象进入主体，符合主体的先验认识能力才存在，人的自我自此成为了思考的对象，于是便有了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于是便有了弗洛伊德对人类理性背后充斥着生物本能的无意识的“发现”，这个发现对“传统理性的颠覆不啻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给自诩出身高贵的人类所造成的打击”。而拉康最了不起的地方，便是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号，对弗洛伊德进行了颠覆，彻底否定了理性的存在，宣布了“人”的死亡，残酷地指出人的本质与真相——“自我即他者”。在拉康看来，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独立的自我，自我借助于他者而诞生、而存在，真正的“我”存在于我不思之处。人这个主体只不过是一具空心人 / 镜像人 / 症候人，永远只是在欲望着他者的欲望。

不过，若要我说出拉康是如何对弗洛伊德进行颠覆，如何论证出“自我即他者”的，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便是他的好友海德格尔，在《拉康文集》出版后，给朋友的信中依然说道：“我现在还不能在这些显然是巴洛克式的文章中读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意思来。”而福柯则抱怨说：“在这个隐晦的语言中完全没法找出个头绪来。”为此，我只能说自己也许对，也许很不对的感受。这本几乎看不懂的《拉康文集》，仿佛就是那架从天而降的摄像机，让我和楚门一样，发觉自己的生活不对劲，还有那么几次我仿佛体会到了拉康所说的人的本质，于是我发现自己也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所有的选择都是封闭的，所有的真实都是虚假的。而我，只不过在演一出出生、活着、死去的漫长悲剧，与楚门

一样，我甚至连导演都不知道是谁；不同的是，我连一位观众都没有。于是有那么几天，不知为何，我总是想起“薛定谔的猫”。因为在拉康看来，人实际上只不过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创造物，是一个非理性毫无先验性的主体，存在于与其他主体相关联的、不断变动的拓扑网络中，人的生命时时刻刻都犹如那只密室中的猫，似乎有着所有存在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密室被打开的那一瞬间，只能被迫从所有的可能中，选择/被选择一种方式的存在。更为恐惧的是，它最后的存在状态与生死，其实不是其选择/被选择所决定的，而是由那只打开密室的手所决定的。猫在密室中的所有选择（即便不是随机性的），都无法突破那间有着各种残忍装置的密室，并且毫无意义。

要接受这样的真相与这样的命运，非常残忍。不过，拉康也指出，对自我的认识与寻找是镜像前的幼儿与猴子的本质区别所在，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争取其主体性、维护其主体性的征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的征程！可是，人虽然似乎有着无限的自由，但实际上人的自由并没有超过薛定谔密室里的那只猫。于是我会忍不住想，倘若，那只可怜的猫其实是一只长着獠牙在野外拱食的猪，它有可能找到自己吗？电影中，楚门的方法是逃离。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有一天，他成功了。他驾驶着小船，逃离了桃花岛，逃离了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逃离了那场30年之久的真人秀，在大海上独自与风暴、雷电、巨浪搏斗。终于，风平浪静，太阳重新升起，然而，承载他走向真相、走向自己的小船，却撞破了蓝天。原来，那些电闪雷鸣、狂风大浪、蓝天白云，都只不过是一个布景，所有的一切依然是导演安排的。这次，在那巨大而美丽的布景前，楚门崩溃了。

对于人类的这种命运，拉康本人似乎也无可奈何。在《拉康文集》出版后，拉康不止一次说过：“我想说我不抱任何希望……尤其不抱被人理解的任何希望。”此话，既可看作是对书而言，更可看作是对人的本质而言。1981年9月9日，拉康因病逝世。在人生的尽头，他淡淡扔下一句话：“我将成为一个他者。”或许，在这里我们只能指望拉康所否定的理性

依然存在，指望理性所带来的主体能动性依然存在。而理性，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实体，而是在不断斗争、质疑和反思过程中寻找和塑造的，就是“将智性的悲观和行动的乐观相结合”。

崩溃的楚门站在大海蓝天的布景前，愤怒地谴责自己从未见过面、却安排主导了他生活30年的天才导演克里斯托弗。如上帝一般创造了楚门的世界的导演克里斯托弗，站在天空控制室中告诉了楚门事情的经过，并试图挽留他：“外面的世界和我为你创造的这个世界，一样地虚假，一样地谎言，一样地欺骗”，“只有在桃花岛，你才能安全、幸福”。

楚门不为所动，他在布景墙上发现一扇门和一个“EXIT”按钮。他按下按钮，跨出门，踏进无知的未来的世界。我不知道楚门是否能找到真相、找到自己，我也不知道一只理性而快乐的猪是否能摆脱猫的命运而寻找到它的自由，寻找到它自己。可我却依然希望对它说，像楚门一样，跨出门去，然后真实地活下去，哪怕是戴着猫的面具。

来波士顿完全是一个至今依然觉得意外的决定。这本书主要是我在波士顿生活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随笔。“出发吧，情书们”一辑可以说是写给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写给任何一位喜欢的朋友的，或是任何一位陌生人。其他两辑文章拉拉杂杂，间杂几篇读书期间的文章，还希望拿到这本书的读者莫怪。

很感谢公园街教堂与PSIF，正是看到公园街教堂的介绍，我才最终决定来波士顿的，感谢PSIF的朋友们两年多对我的宽容与关心。很感谢《独立阅读》的朋友，回首五年多一起走过的读书岁月，不知不觉中你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我的父亲，你们是我所有的虚荣。

对了，楚门音译自英文Trueman，意译是“真实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罗四鸽

2013年3月于波士顿

目 录

出发吧，情书们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3
没有城管，但有牧师	18
忘了它吧，这是唐人街	32
与美国“毒奶粉”的一次遭遇战	49
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57
走，到西街去	73
今夜有雨，一起裸奔	86

看呀，一些事

谁敢拿走我的枪	97
罗斯福总统是怎么变成素食者的	106
哈佛图书馆员“大屠杀”的悲与喜	116
来自叙利亚的歌	124
最早的“微博”和怀特的预言	129
服从的犯罪	134
薄暮中的格萨尔王	144
一点常识	156

瞧呀，一些人

罗塞特：美国自由出版的“守望者”	165
帕斯提奥的双重魔咒	177
寻找孔飞力	185
一位美国外交官眼中的蒋介石	193
玛丽·科尔文：对权力说出真相	199
迪克·克拉克：“最老的少年”	203
“格调”之外的保罗·福塞尔	208
戈尔·维达尔：最后一位“奥古斯都”	212
希尔顿·克雷默：信念的捍卫者	216
大丈夫、小偷与间谍	
——1906—1908年在中国西部的外国探险家	219
抛开塞林格，洗钵盂去	
——从西方早期禅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	231
后记 谁能告诉他们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	239

出发吧，
情书们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X，我一直想和你说玛丽和玛吉的故事。

—

“我一下飞机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发誓，哪怕是在这里洗厕所，我也不会回去。”玛丽笑着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坐在她那位于莱克星顿（Lexington）的别墅里的厨房餐桌前喝茶。

X，听到玛丽这句话，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的伍珍。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这篇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我也是很晚才读到这篇小说的。在满是黄昏的图书馆的过期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之时，街上3岁的小屁孩都随时会吼几句：“千万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所以，这位为了留在美国而不择手段全力奋斗的伍珍的美国故事，并不怎么吸引我，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夸张了，倒是伍珍的中国经历让我难以忘怀：这位北京二十七中的女生，总是起早忙晚于做各种上进事——出板报，做好事，学毛选，写心得和大批判稿子，每个寒暑假统统献给街道居委会或是割麦子；中学毕业后

主动插队到陕北农村，积极主动学习传达各种文件，撑着干苦重的农活，无缘无故地去老乡家里坐板凳讲大道理；五年后终于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小县城成了一名小干事。

X，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这种崇高的悲剧常常令我喘不过气来，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包围着我，以至于看完伍珍的故事后，我觉得作者查建英对于伍珍过于刻薄尖酸，虽然我也并不认可伍珍过于实用主义的哲学，可是，如果一个女人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怎么可能用一种道德去苛求她呢？

小说中，已经成为一名小干事过着死水般生活的伍珍，有一次模仿省城来的新大学生的衣服，给自己裁剪了一条绛红色的连衣裙，可是这条让伍珍重新找回自信的裙子只穿了三天，便不得不从此搁置在衣柜中。因为组织找她谈话了，伍珍没有勇气面对无数无言而又含义丰富的目光。后来，这条绛红色的连衣裙被伍珍穿出国来。

正是这条绛红色的裙子，让我把玛丽和伍珍第一次联系起来。一天，玛丽从舞蹈班学习回来，穿戴得非常优雅漂亮，我不由得赞了一句。玛丽非常高兴，怔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可不能乱穿衣服，我这个人又喜欢穿点漂亮衣服，就冲着这些漂亮衣服，我也要来美国。”

玛丽的这句话不由让我想起了伍珍的那条连衣裙，想起了伍珍，这时，我才猛然发现，玛丽的经历和伍珍颇为相似，不过，在我看来，玛丽的故事比小说中的伍珍更精彩。

玛丽可以说出身名门世家。记得第一次见面，玛丽问我是哪一个学校的，我说某某大学的。玛丽说：“我有一个叔叔，是你们学校的教授，不过估计你不知道，那是很早的事情了。”

我好奇地问：“你说下名字？”

“某某某。”玛丽说了她叔叔的名字，我一听，立即叫了起来：“我

知道！我知道！”

于是，我把吧啦吧啦说了一段他叔叔的故事。X，这或许就是缘分吧。连玛丽后来都这么说，我和她认识是一种缘分。因为有一段时间，为了写论文，我曾刻意查过玛丽叔叔的资料。她的叔叔可以说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现代文人、翻译家，曾留学日本、德国、法国，巴金、老舍都写过专门的文章纪念他。因此当我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大串她叔叔的故事后，玛丽惊讶极了，因为有些事情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虽然当时我住在我叔叔家，不过，那会儿我只有两三岁，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X，其实，我后来才明白玛丽不太清楚她叔叔的事情的真正原因。玛丽不仅是对她叔叔，甚至对她父亲的生平与经历，也是模模糊糊的。玛丽的父亲也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法学生，只不过，她的父亲是学农业的。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是四川某大学的校长，后来，由于一些原因，被划成“右派”，“文革”中去世。然而，父亲那些年具体在哪里，是怎么度过的，又是怎么死的，玛丽几乎一无所知：“我家里人从不和我们说父亲的事情，生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如今，这些事情只有我母亲清楚，可惜她前几年去世了，现在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伍珍的父亲勉强也是一个“右派”，父亲的这个污点，让伍珍在填表或是总结时，总是要啰里啰唆地写上一大篇，让要强的她“上进”起来总是比一般人辛苦百倍，我不知道年轻时候的玛丽是否也要像伍珍那样不停地交代父亲的问题，不知道她是否也比常人辛苦百倍，因为玛丽从未说过她的“右派”父亲对她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但几乎可以想见的是，与那个时代的人的命运一样，玛丽没有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

我曾希望玛丽能详细和我讲讲她当知青时候的故事，但玛丽似乎不太愿意回忆往事。只是有一次，我偶然向她提起，我曾去过藏区三次，并很想去拉萨工作一段时间，玛丽听后，沉默许久。许多天后，

她突然对我说，你要去那种地方，真的要小心，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但玛丽似乎不愿提及那时的生活，因此我也只知道她在黑水插过队，还在汶川教过书。上世纪80年代初，玛丽奇迹般地被聘为南方特区某大学的老师，玛丽什么都不要了，立马跑去了南方特区。“那位给我档案放我走的领导，据说后来还受了处分，说怎么能让一个需要劳教的人就这么逃跑了呢，还说要抓我回去坐牢呢！”说完，玛丽仰头哈哈大笑，似乎依然为当年这一成功之举感到得意。

看着爽朗的玛丽，我很难把眼前这位漂亮、优雅，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女士和穿着肥大灰黑棉裤，白天在麦田里像牲口一般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读毛选传达各种文件精神的女知青伍珍们联系起来。在知道玛丽的故事之前，我想当然地以为玛丽一家是早期移民国外的，逃脱了那个时代的厄运。显然，玛丽一家没有，这或许是她不太愿意提及她的中国故事的原因吧。不过，玛丽很喜欢说她的美国故事。

X，你能猜猜玛丽来美国时的年龄吗？呵呵，这可是一件非常需要胆量的事，因为我也私下猜过，可怎么也不敢往这个数字猜——42。是的，玛丽来美国的时候已经42岁了，玛丽毫不忌讳这一点，甚至这几乎是她最为骄傲的事情之一了。

“我觉得我这种人很适合在美国，一到美国，我就觉得自己起码年轻了10岁！”玛丽不止一次这么对我说，在拿到加州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玛丽卖掉了她所有的东西，“我绝不会回头的，哪怕在美国洗厕所，我也要留在这里！”

从这一点上看，玛丽非常像伍珍，倔强而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不过，有着四川麻辣性格的玛丽虽然与伍珍一样，走过一段艰辛的路程，但玛丽与伍珍不一样的是，玛丽做到了真正的自强。

刚到美国时，玛丽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照顾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因为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刚刚去世，老太太陷入悲痛之中。玛丽没有说

她是如何照顾这位老太太的，只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来美国不到一个月，她就考取了驾照。上午拿到驾照，下午她就不得不独自驾车送这位老太太去医院急救。“我当时自己吓得要命，但没办法，救人呀。现在想起，若是出事了多可怕！哈哈！”之后，为了生活，玛丽还在唐人街洗过碗，学过中医针灸和按摩，做过保姆，大凡上世纪80年代中国留学生做过的事情，玛丽都做过吧！

玛丽讲起她刚到美国的事情，总是神采飞扬，骄傲极了。她说，她在加州一所大学学了一年美国文学，然后发现，自己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去竞争讲美国文学，这怎么可能呢？于是，她和伍珍一样，想着转学转专业。不过，聪明的玛丽没有像伍珍那样选择臭了大街的商学，而是颇有先见之明地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那个时候，电脑还是使用DOS操作系统，不像现在的。那时我是一个插班生，别的同学都已经上到第二阶段的课程，我还在补第一阶段的课。不过，到第三阶段，我就可以辅导别的同学了。”玛丽一边喝着她的下午茶，一边神气地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事情，要不停地找，我来美国后，也试着做过很多事情，最后我发现，我对电脑有天分，不管多难的软件，我一看就明白！”

正是这个专业，让玛丽毕业后顺利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顺利申请到了绿卡。来美国10年后，她成了美国公民。接着，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结婚了。

如今，玛丽已经退休，现在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跳舞，“你知道吗，我读大学时候可喜欢跳舞了，现在我又重新开始学跳舞。”说着，玛丽走了几步恰恰恰，仰头开怀大笑。

二

玛吉是我在唐人街税课班的同学，记得第一天上课自我介绍时，坐在我旁边的她“刷”地一下站起了：“大家好！我叫玛吉，我刚失业了，所以我来上上税课，希望有机会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失业、下岗，这让我对玛吉充满好奇，总是想在她身上找出中国下岗女工的痕迹，或是唐人街里整日在厨房刷碗或是端盘子的打工者形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并且错得一塌糊涂。

上课的时候，玛吉非常认真，用红蓝两种圆珠笔在课本上画重点，笔记写得工工整整，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或是不理解的问题立马举手问老师，那副认真的模样让我忍俊不禁，却又不敢过于放肆，笑声只能在肚皮里荡漾。不过，和玛吉真正熟悉起来差不多是两个月之后。X，你知道的，来到波士顿之后，我几乎整日整日无所事事地到处乱逛，对于这个税课，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有一次，我连续两周没去上课，等我再去的时候，同学们都很惊讶，以为我再也不会去上课了呢。似乎在我没去上课的时候，班上的同学议论过我的情况，对于我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跑到波士顿都感到奇怪。玛吉问得最为直接：“你来这里干什么？”

“就是来玩呀。”我说。在回答过许多遍这个问题后，我几乎有些不自信了，开始怀疑自己在撒谎。

“那你想留在美国吗？”玛吉又问。

“我？”突然面对这个问题，我有些惊惑，真不知如何回答，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过于虚伪。好在玛吉又问：“那你有男朋友吗？”

这个问题虽然让我很是尴尬，好在答案非常简单，我使劲摇头：“没有！”然后，我用尴尬害羞加疑惑不解的眼光无辜地看着玛吉。